

一、我有

胡晴堯

清早起來，可沒有賴床的時間，我得迅速的梳洗完畢，以趕上六點半不等人的校車。自考上高中以來，上學已便成一段迢遙的路途。夏天的早晨，我得和太陽一塊起床；到了冬天，我甚至還得披星出門，有時還加上了趕不上車的急迫。上了車小睡片刻，疲倦好像絲毫未減。回家時有時街燈還未亮起，天卻已像潑墨般的黑了，一路上，只有月光伴我指認回家的路。

我曾羨慕那些住在學校附近，可以以預備鈴聲為鬧鐘，七點半滑壘進校門的人。但當我要求改變時，卻發現自己已習慣在五點半與睡魔搏鬥的掙扎，和在校車上只睡半小時的精準。因此，我有一段嶄新而豐富的上學路。

我發現，趕車的早晨也可以有所不同。睜開眼，感受窗簾縫射入的微弱光線，微涼的空氣中挾帶著淡淡茶香，遠處輕航隊的進場曲響起……其實，我也有個很另類的鬧鐘。坐上家裡的老摩托車，春天的粉蝶、夏日的露珠、秋晨的涼意、冬天冷冽的風，伴我一路同行，在爸爸寬大的背後，我似乎又回到童年，是那備受呵護的小女兒。然後坐上雙層巴士，一路上只有早餐店的蒸籠騰起陣陣白煙，水果店才剛剛拉起鐵門，平日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因安靜而顯得格外寬闊，我在一車同學漸次入睡的沉靜中，看見大街小巷一點一點的甦醒，有時靜靜的凝望也是一種快樂。

傍晚回家，夏天踏著夕陽的腳步，冬天披著滿身的月色，晴天嗅著淡淡柏油路味，雨天跨過行潦川流，望向遠處的下一盞路燈，家的意義在此時顯的格外重要。

晚上，我調好鬧鐘便進入夢鄉，而明天早上，我仍將擁有一段迢遙卻多采多姿的，上學路。

新北市淡水國民小學一一三學年度 校內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

二、不好意思

謝 銳

軟先生是條毛毛蟲。

軟先生有棵蘋果樹。

軟先生很愛他的蘋果，因為蘋果又能給他吃，又能給他住。軟先生住的地方真不少，因為樹上有那麼多蘋果，都被他咬出了大洞洞、小洞洞。

軟先生很勤勞，每天都要找個沒咬過的蘋果咬咬。這一天早上，他在他的樹上爬來爬去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沒咬過的蘋果，打算在上面咬出一個遊戲室或者練功房。正打算著，見那蘋果搖晃起來。

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隻螳螂在鋸蘋果梗。再鋸幾下，這蘋果就要掉下來了。

軟先生大叫：「你這樣做，不知道我的心會疼嗎？」

螳螂說：「那我就鋸輕一點。」

「輕一點也不行，」軟先生說：「又不是你的蘋果。」

螳螂就告訴軟先生，要舉行蘋果大獎賽了，主辦者知了博士叫他鋸下軟先生、彎先生、鑽先生的三個蘋果，並請軟先生、彎先生、鑽先生去當評委。

軟先生說：「那我一定會把我的蘋果評第一。」

螳螂說：「可我會挑選三個一模一樣的蘋果，讓你認不出來。」

這可難不住軟先生。趁螳螂去鋸最後兩下，軟先生悄悄爬到大蘋果下面，咬了很小的一口，做了個記號。

等軟先生一拱一蹭、一蹭一拱地趕到賽場，彎先生和鑽先生——另外兩條毛毛蟲也正好趕到。他們的三個蘋果已經被編好號碼。

知了博士宣布：「比賽開始。一號蘋果出場。」

一個大力士螞蟻把一號蘋果扛到賽場當中。

軟先生已經看到了這蘋果下面的那個記號。

等知了博士說了「請評委品嚐，亮分」，三條毛毛蟲一齊撲到蘋果上，狠狠地咬一口。

軟先生問彎先生和鑽先生：「味道怎麼樣？」

「吧嗒吧嗒，」彎先生吃得很響亮：「好甜！要不是我抵抗力強，早甜昏過去了。一號蘋果可以給十分！」

三、記號

顏福南

我的右胳膊有一片黑色胎記，只要穿著無袖汗衫，就會暴露在外，很不雅觀。在我小時候，這片胎記還深深困擾著我呢！

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興高采烈的跳繩、踢毽子，一不小心露出了胳膊上的胎記，同伴看見了，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，興奮的朝我走過來，撩起我的袖子，煞有其事的看了很久，然後哈哈大笑的說：「哇！這裡黑黑的，沒有洗乾淨。」

我拚命的搖搖頭喊著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

很多人圍了過來，東瞧西看，還有人用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指著胎記，不屑的說：「髒鬼呀！不洗澡會長更黑的汗垢。」

「是啊！是啊！髒鬼！不要和他玩。」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，我終究說不過他們，眼淚不爭氣的流下。

從那時候起，胎記成了我揮不去的噩夢。有時候，大家會取笑我，甚至編兒歌捉弄我，使我難堪。每天到了學校，同學總喜歡拉起我的袖子，嘲笑我的胳膊上「不洗澡的黑點」。他們三三兩兩圍著我，好像我是動物園的猴子一般。

每天晚上洗澡的時候，我把胳膊靠在牆上來回摩擦，想洗去這塊胎記，但是徒勞無功。我抓起肥皂用力搓洗，仍然無濟於事，真恨不得拿刀子把它割除。

有一天，我問爸爸：「為什麼我的胳膊黑黑的，洗都洗不掉？」

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胎記。只見爸爸神秘的說：「小時候爸爸特別喜歡你，為了怕你丟掉，所以在你的胳膊上做記號。」

爸爸爽朗的笑聲化解了我的疑慮。哈！這是一塊爸爸愛我的「記號」。

從此以後，我再也不怕別人笑我了。偶爾，我還會故意捲起袖子向別人炫耀：「喂！我有『記號』，你沒有吔！」這回，神氣的人是我呢！

長大當了老師以後，我發現有一個學生和我一樣，胳膊上有一塊黑黑的胎記。我想起當年的往事，忍不住問她：「你的胳膊上怎麼黑黑的？」

她回答我：「是爸爸做的記號。」

我笑了起來，拉著她的手，學起當年父親的口吻：「沒錯！這是爸爸愛你，特別做的記號。」

我把她擁入懷裡，心中流過一股喜孜孜的溫暖。

四、十月桂花香

余麗珠

美麗的花兒賞心悅目，人見人愛。自古以來，它們總是騷人墨客謳歌的對象。我愛淡雅、清香的花，尤其對桂花情有獨鍾。它的香味溫和內斂，深吸一口沁入心脾的是喜悅的泉源、開闊的心情，彷彿對我訴說著世界的美好。

過了農曆八月桂花綻放的季節，三樓陽台上的桂花開得稀稀疏疏。零落的花朵雖然不再燦爛，空氣中依然飄散著淡淡花香，每天我總不忘與桂花來個早晨的約會，以快樂的心情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天。

今早運動回來，漫步到巷口，只聞得花香陣陣，竟是最喜歡的桂花，頓時讓我驚喜萬分。這麼濃郁的香氣，應該不只一、二棵吧，原來是游伯伯家的桂花樹耐不住好奇心，大夥兒正努力探首牆外世界呢。

揮別了繁花錦簇的生氣蓬勃，繽紛的落英如秋詩篇篇，季節更迭的美景在游伯伯整潔偌大的庭園裡竟可窺見一斑——一盆盆的樹木、花兒排放得井然有序，九重葛花蔓兒盤繞成的紫紅色拱門和修剪得整齊劃一的籬垣，真是美麗極了。不必擔心九重葛的荊棘會刺著路人，因為游伯伯會隨時修剪，不讓其枝蔓橫生。

我總愛在清晨或夜晚循著社區小路散步。漫步一畦畦田園阡陌，經過玲瓏的攝影工作室、小巧的家庭裁縫店、家庭美髮院，再繞個彎，香味迎面撲鼻而來，那就是巷口游伯伯美麗的住家。

每次路過游伯伯的家，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感激。感謝伯伯的用心，讓我能夠在詩意濃濃的初秋邂逅十月桂花香。

五、戲台

王金丁

嗚啞一聲長長的悽號，從遠古劃過曠野，像位高風亮節的勇士獨立山頭，頓時雲淡風清……

秋天裡稻子收割以後，街上廟口會擺上十幾二十天的戲台，那些日子裡，整天都能聽到從廟口傳來的親親嗆嗆的鑼鼓聲，連睡夢中也彷彿聽的到。

當紅紅大大的太陽從秋收後的稻田要栽下去時，父親挺起腰桿站在田尾，把掛著畚箕的鋤頭揹在肩上，映著軟軟的陽光朝我吆喝：「回去囉，晚上來去看布袋戲。」

母親早早就作好了晚飯，我端著飯碗坐在曬穀場那棵芒果樹根上，從三合院棗紅色的屋瓦上吹過來的晚風裡，能清晰的聽到忽高忽低的鑼鼓聲，兩隻麻雀從屋頂撲向腳前，尖尖的嘴巴朝我啾了兩聲，我留下一口飯把碗擺在地上，父親卻匆匆的推著腳踏車走了過來，把牠們嚇跑了，催我說：「戲班在啟鼓了，是扮仙的鑼鼓。」

廟裡演戲是村裡的盛事，我坐在父親腳踏車後座，一路上看到有人抬著長椅條趕赴廟口，想先去佔一個好位子，路旁田間瀰漫著混著泥土的稻草味。

戲台朝著土地公廟高高的搭建起來，風大時，戲棚上的布幕會撲撲的隨風飄盪；這時，戲偶正在喧嘩的鑼鼓聲中竄飛，父親把腳踏車停在茄苳樹下賣香腸的擔子旁邊，燃起煙兀自吸了起來，就不管我了。

天色慢慢暗了下來，戲台上的燈光更顯的神秘，戲台前，有人坐在椅子上，有人坐在腳踏車上，也有人蹲在地上，都在專注的看戲；我一口氣奔上廟前的階梯，一咕嚕就攀上了廟門旁邊的石獅背上，一位老阿嬤正喘著氣跨過高高的門檻，口裡還含著檳榔，手擎著香、顫顫的指著我：「小孩子坐了石獅會爛屁股。」老阿嬤一路罵著下了台階，我興奮的自顧坐在石獅背上，遠遠的可以看到戲台上的廝殺，可以看到五光十色變幻的燈光；來廟裡拜拜的村人，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，有拉著媳婦的，牽著小孩的，一堆人燃著香，廟裡廟外跨進跨出，裊裊白煙繚繞樑柱間。

六、養雞人家

劉丁財

媽媽養了一大群土雞。每天早上，媽媽打開門，那群雞就像下了課的小朋友，歡天喜地的跑進路旁的五節芒叢裡；整整一天，不去「呼喚」牠們的話，便看不見「雞影」，不論覓食或嬉戲，想必牠們一定很快樂。

傍晚，媽媽端著一鍋雞食，「珠珠珠」叫喚幾聲，一群雞也像聽到了媽媽叫開飯的聲音，從芒叢裡紛紛鑽出來，跑回來圍在媽媽身旁吃東西。這時我總是想辦法捉到自己喜愛的公雞，輕撫著牠，柔亮而色澤豔麗的羽毛告訴我：我們的雞漂亮又健康。

有一天，媽媽從菜市場回來，匆匆放下菜籃子，很快走了出去。因為外頭有一個男人，手裡抓著一支小網子，旁邊停著一部載著一只大雞籠的腳踏車，雞籠中有不少大雞，擁擠不堪，也擠掉了雞應有的雄姿。牠們垂頭喪氣的模樣，讓我警覺到我家的雞也將遭到相同的命運。

他們走到五節芒叢邊，母親叫喚幾聲，雞跑出來了；那個人眼明手快，手裡的大網一撲，一隻雞「咯咯」的在網裡掙扎。牠很快被捉出來，綁腳、過秤、鬆綁、丟進雞籠裡。這樣的動作連續好幾次，被捉了三隻公雞。

我忍不住鑽進芒叢裡大聲斥喝，要嚇跑所有的雞。媽媽咬著牙打了我一下，我眼眶紅紅的要求她不要賣雞了。媽媽抽動嘴角，看了我一會兒，終於告訴那個人：今天只賣這三隻。接著那人數了幾張紅色的鈔票給媽媽，騎著車一路大聲吆喝著：「賣雞仔呵！有沒有人要買雞呵？」離開了我模糊的視線。

一個禮拜後，那個男人又來了。這回他輕鬆的「逮完」家裡所有的雞，因為今天媽媽將雞關在雞籠裡。我不敢要求媽媽不要賣雞，前個晚上媽媽已經明白的告訴我：賣雞的錢要給剛找到工作的爸爸當保證金。

我能很快撫平失去雞隻的「傷痛」；除了媽媽很快買回一大窩毛絨絨的小雞，讓我沒事就逗著牠們玩以外，雞養大了，賣了錢可以貼補家用的道理，深植在我的心裡。陪雞長大的時間裡，能擁有多少歡樂就算多少吧！

七、我們看雲去

西米叔叔

好像有一首歌的歌名是〈我們看雲去〉，雖然我不會唱，但單看歌名，就令人高興極了。看雲去，這是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啊！

其實，在我們家，要看雲，可不必特地去哪兒，因為住在鄉下，沒有高樓大廈，只要在院子裡一站，仰起頭，便可以看到白色的雲在藍色的天空中飄呀飄的，美麗極了！不過，由於我們住的地方樹很多，正好繞成一圈，好像一個圓畫框，框著圓滾滾的天空，雖然雲兒不論晴雨，都不停變幻各種容貌的揮灑畫面。但到底面積有限，要看得過癮一些，還是得走出大門外。

不過，不必太費事，只要彎出巷子口，天空就大好多倍了，雲兒更是變化萬端，幾乎任何雲都可以一眼看個夠。瞧！一團一團像小綿羊的，是高積雲；小綿羊分散些，拖出一道長尾巴，像小蝌蚪般的，是卷積雲；如果只有長尾巴，像長絲絹般悠哉悠哉飄著的，是卷雲；要是有很多雲，而且重重黑黑的，就是積雨雲，顧名思義，馬上便會下起雨來。當然，如果黑雲像大垂幕，罩了半邊天，那麼，打雷閃電，傾盆大雨便會立刻逼得你無路可逃；還有一種雲，豈止罩了半邊天，而是將整個天空全籠住了，但顏色並不黑，而且灰濛濛的一片，那是高層雲，可是不必緊張，只會下毛毛雨罷了！

可是，有一種雲，色彩特別多，而且混雜在一起，好像把所有的原料全打翻了，非常豔麗而可怕，表示颱風要來了，不論是誰，這時都要趕回家，並且立刻關上門窗呢！

我們家的附近，有一大片田野，當中有一條產業道路，在那兒看雲，又比巷子口好太多倍了，因為四周全無遮攔，就是偶爾可看到遠方的房子，也全被壓縮成一小排，緊緊的貼在地平線上，一點也不礙事。只要你願意，站在路當中，來個三百六十度的旋轉，天空要看多少就有多少。當然，只要有雲，愛看多少也就有多少。我曾經在新疆的大草原上看過很多的羊群，可還不知遜色多少倍呢！

不過，有些好看的雲，不一定在廣大的天空中就一定看得到，而是可遇不可求的呢！

八、官田菱角

徐正毅

上週從高雄搭火車去嘉義，而本週從台南機場下飛機，沿著省道到烏山頭水庫；上回獨行，而此次是攜子同行，全台走透透是假日很有趣的選擇。

剛入大學的兒子對於台灣的歷史很有興趣，也閱讀了不少有關台灣歷史的書籍、傳記，但欠缺的是實地的探訪，因此利用週末，帶他見識一下南北的相異。此回另一個目的是，向台灣歷史不可或缺的人物——八田與一先生致敬。

我們搭計程車前行，爽朗的計程車司機，平凡的言談中，可知他對時事的關懷。早年就離婚的司機先生，盡心地扶養兩個兒子就學、就業，實在非常辛苦。坐在後座的兒子，從而也可體會到，別人家的父親也和他的父親一樣，有著望子成才的一片苦心。

在烏山頭水庫旁濃蔭下，司機先生和我們向八田與一墓憑弔致敬後，沿著田間小路回台南。

烏山頭水庫就是積蓄官田溪的水，經嘉南大圳灌溉嘉南平原，使得它成為台灣農作的主要產地，這是八田與一先生的功勞。

路過官田，官田產菱角，秋天是採收菱角的季節，我們停在路邊，向賣菱角的小攤買些現採現煮的菱角，和老農們一面吃菱角一面談天。

晴空萬里、一望無際令人舒暢，兒子對於我和司機、老農間道地的台語交談，感到十分有趣。這趟類似田野調查的旅行，讓年輕的一代，能更貼近台灣的土地去了解它，以便將來能夠為台灣永續發展做出貢獻。

九、匆匆

朱自清

燕子去了，有再來的時候；楊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時候；桃花謝了，有再開的時候。但是，聰明的，你告訴我，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……是有人偷了他們吧；那是誰？又藏在何處呢？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；現在又到了那裡呢？

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；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。在默默裡算著，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；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，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，沒有聲音，也沒有影子。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。

去的儘管去了，來的儘管來著；來去的中間，又怎樣地匆匆呢。早上我起來的時候，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。太陽他有腳啊，輕輕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。於是……洗手的時候，日子從水盆裡過去；吃飯的時候，日子從飯碗裡過去；默默時，並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。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時，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。天黑時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，從我腳邊飛去了。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，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著面嘆息。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。

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？只有徘徊罷了，只有匆匆罷了；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，除徘徊外，還賸些什麼呢？過去的日子如輕煙，被微風吹散了；如薄霧，被初陽蒸融了，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？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？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吧？但不能平的，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？

你，聰明的，告訴我，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

十、人生感悟：一笑解千愁

貫明

一位智者曾經對我說過：「長生的秘密就是要多笑。」可惜我當時因為年幼並未理解他這句話的內涵，長大之後才逐漸明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心煩、失意、難過甚至痛苦的事情和經歷，「人生不如意事，十有八九。」要想每天都給自己一個微笑還真是不太容易做到。然而，儘管人生不是一帆風順的，面對困難與挫折時如果能保持一種樂觀豁達、充滿自信的心態，在最艱難的時刻仍然不忘記微笑，就能將平凡的日子變得富有生機，將沉重的生活變得輕鬆活潑，甚至將苦難的光陰變得甜美珍貴。

著名的猶太裔精神分析學家維克多·弗蘭克博士，曾經在德國納粹的集中營裏飽受過凌辱。在那個只有屠殺和血腥的地方，完全看不到人性與尊嚴，每天都有許多婦女、兒童和老人死於虐殺。弗蘭克博士也每天生活在極度恐懼之中，他的內心自然也產生了極大的精神壓力，整個身心承受著巨大的精神煎熬。有一天，他隨著長長的隊伍來到集中營的工地勞動，路上不斷的產生幻覺，總是想「晚上恐怕不能活著回來。」當工作到一半時，他的鞋帶突然斷了，他又擔心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。思緒非常混亂的弗蘭克，開始對生活和生命產生了厭倦。為了鎮定心智，他嘗試讓自己不斷的冥想，想像自己正處在一個明亮而寬敞的教室中精神飽滿的發表演說。當他閉上眼睛時，忽然感到一陣舒暢，臉上也慢慢的浮現了笑容，那是弗蘭克久違的微笑！此時，他高興的告訴自己：「太好了，只要看到了微笑，我就不會死在集中營，我一定能夠活著出去。」後來，當他真的從集中營走出來的時候，他的朋友們看到他的模樣都非常吃驚，因為他的臉上沒有留下任何受過煎熬的痕跡，反而全身都散發著青春的活力。

笑是上天賜與人類的寶器之一。只要能笑得出來，所處的狀況就不會更加惡化。在危難之際能笑得出來，那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智慧。《三國演義》中的曹操兵敗赤壁之時，八十三萬大軍被周瑜的火攻幾乎燒得全軍覆沒，在華容道上又遇關羽攔截險些喪命，他卻然仍能仰天長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每個人都比較喜歡面帶微笑的人，因為笑容顯得更為平易近人，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。